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五十八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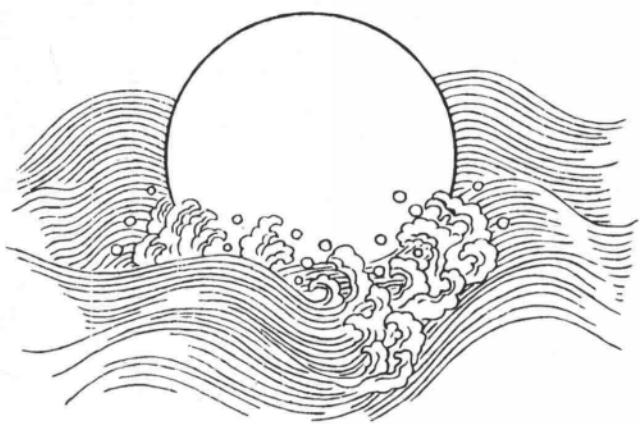
黃山書社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五十八冊

黃山書社



(明)彭教撰

東瀧遺稿四卷制策一卷附錄一卷

抄本



# 彭東灝先生遺稿序

錄當可

古今著作試殺青者亡慮數百家然

上濃賞進階會兵部奏請續賦職例用

非有秦厄漠禁而藏名山艷齒手者

一人屬先生先生因疾辭致歸乃其

何蔑如也韻人墨客若沈謝徐

心涓涓也惟赤友自勗侍膳同安若

孝諸雄非不提唱 風牛耳詞林而

素居時然昆季宗黨固多者贍以俸

中子刺子之曰某穢某夸而其詭

歲儲廩以給鄉之水旱後之日戶稅

東灝遺稿

序

之指可掬也嗟、先生之人如是哉

丹青傳影而柳渝真面喧嘻文果病

人爭哉文不病人而人自病于文矣

與人其交衷已若文江東灝彭先生

子長年聞宥先生無以堪屬橐鞬周旋  
往歲濫等治邑即廉其後裔教居廬

何如哉先生奇嶷濬爽髡髦時有聲

泰多閑望先生之芳蹟噴々人耳目

乾坤未弱冠領鄉薦第一計偕亞一

人廷對甲天下入史局經筵纂脩實

書疏即廣狹不同要以因事陳詞務在言志雖意氣酣暢而一歸于雅馴乃掩卷嘆曰穠朴三不朽首德次功下乃及言三者騎重毋乃德為基與

今先生素行宦蹟庶可指遺言要

眇美哉始基之矣顧句比字擬韻頗

東龍遺稿

序

三 捷

中原其模蘇微妙未知孰勝至以文

足言以言表行舍先生誰與歸哉百

穀草木開芳爭妍淖約穠茂均謂之

華文也至疊、堅密獲之嘗之貢之

荐之則華而實矣華而實與徒華者

可同日道哉語曰至疊不厭至言不

文以不文為文有重于文者矣惟重于文而後可以言不朽欲知彭先生之不朽當求之遺稿之外可矣

皆

萬曆庚戌季春中浣穀旦

東龍遺稿

序

四 捷

西蜀後學孫之益思謙父書于

文江公署

捷

侍講東瀧彭公集序

吉陽大魁凡數人其三載在太常  
獨就五彭先生早世士林悲之按  
國朝實錄載先生贈張南城殿撰  
詩云不用有才如董賈何愁無命

東瀧遺稿一序

一

到公卿亡何先生薨詞林以有才  
如董賈無命到公卿代輓似若以  
先生矜才傲物也者不知先生褪  
身如金如玉自束髮與羅文毅為  
綰帶交文毅德業半成先生往復

詩翰一峯集可考文毅為世膾炙  
世有知先生者不過知先生膚肉  
耳當時詞林名公如李文心彭文  
憲皆以王鉉業相期許倘令先生  
永年功業可勝道哉當先生未生  
尊人諭祁門祁門令為廬陵顏公  
兩家還往甚浹顏夫人一日過衙  
齋覩先生方孕酒而賀彭夫人此  
必佳兒母夫人曰蕭々寒、龜羣兒  
爭席不給即佳兒當斟斗水澆之

東瀧遺稿

序

二

顏夫人別去數日令公夢有赤日輪照四天下忽墮學舍驚而語夫

人曰光猶隱射顏面顏夫人曰必彭夫人坐草輿而過則先生號水中殘息耳立歎諸懷中火攻者

東龍遺稿序

三

與文毅並觀世必有知者顧先生集以文記茲

邑侯六吉孫公嘉志名碩刪而新之屬予一言引其端予庶數先生崖畧載于首令讀者知吾吉先輩

東龍遺稿序

四

所重與可傳遠者有在區科名踰時乃甦或者謂海宇不得蒙先生離日之津今後學讀先生文欣

直如泡沫電拂耳

萬曆庚戌季冬姻家後學鄒元標生禮闈業第一商文毅慮必軌已

頤首拜撰

始置之次皆不可考今取先生集

孫侯刺彭狀元文集序

吉之進士及第者十人首魁得四人  
胡文穆公廣劉文介公儼彭敷王先  
生教羅文恭公洪先是也文穆學行  
粹美受知

文皇首簡入東閣贊機務扈從北征深

東澠遺稿

叙

一

謀惟幄文介晚節堅持主會試不阿  
政府為時論所歸文恭志慕前脩恬

臨印

東澠遺稿

叙

二

者唯文耳而文湧止此蓋深惜之也

於進取履仁蹈義窮幽達奧超然儒  
者之宗三公並垂名不朽輝耀史冊  
矣彭敷五妙齡魁多士末名冠絕一  
時風節文藻不減三狀元而獨危於

孫侯令吉水二年餘治行卓然矣嘗  
式先賢之廬而獨令彭先生後之傳  
者冀求道稿殺青以傳而自弁其首  
意念深哉邑人羅大紘曰侯之志匪

年上之不得舒漸鴻之翼羽儀當時  
次之不得隱變豹之文棲真巖谷芳

名美謚獨遜諸君長沙李公稱其耿

介明決權衡人物論量天下事慨然  
思有以大施於世而年爵並屈自編  
摩考校之外無繇自試所恃以不朽

為彭先生慮也

國初風淳俗厚文尚雅馴而今習為鑿齒歎舌之音巧入於神變鬼幻之塗上下相承莫尋其端蓋弊忘之極也而吉人士駁四方奇恠輒縮口不敢譚範致奏賦南宮屢試得一二人寡

東齋遺稿

三

寡中外難於屈指夫林文之弊莫若朴使海內覩永宣間制策文辭如秦曲者楚些越吟巴歛吳謳繁音錯陳雜以夷舞而忽聞太古和平雅淡之聲驚恠之士庶幾少熄又使里中文

學復齋

先朝盛事感發興起摩厲自奮夫鳴先進之雅以訓恠扶先世之盛以振衰而彭先生之名與三狀元並垂不朽孫侯嘉惠風教甚深而循良之政尤有徵於斯文

羅大紘

四

東瀧遺稿序

予友東瀧彭先生既捐館從子禮部郎中桓輯其遺詩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請序于予予輒涕終諱為之悽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sup>筆</sup>為豐溢奔放之辭<sup>華</sup>藻文歌詩哀袞不竭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則刊落<sup>雲</sup>葉靡漂<sup>雷</sup>雲船<sup>電</sup>益為簡潔峻絕出群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雖一時快意適興之所為瞬息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錄今所

東瀧遺稿

舊序

一

東瀧遺稿

舊序

二

弘治戊午十二月二十五日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長沙

李東陽序

輯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耿介明凊每權衡人物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六施于世使之遇益根蕪重負必能振厲風節揚勲業於無窮其於制作累見之矣顧為媿忌所中疾疚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旁校之外無繇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蘊則世知之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為隆重考德校業良亦難乎其人如先生者名實文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大夫士

無間識不識皆為悼歎不能置然則天下固知其人而况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宣不待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子搢登天從子棐為之後桓及南京刑部郎中杰皆以家學繼舉進士遺文實於是乎傳先生其可以少瞑矣<sup>先生</sup>子辱先生榜末固嘗為天下慟之託名斯文宜不復置亦以附徐君心許之義云爾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制策

臣彭教

制策咨諭治道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臣仰惟

臣對臣聞大學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蓋大學條目有八而修身居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所用以修其身者而齊家治國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則無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體斯道而行萬化其在此乎故曾子一傳而子思則曰修身

則道立再傳而孟子則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然則聖賢道學相傳固莫切於修身而帝王治國平天下之

先帝心傳之妙一旦尊居

宸極舉而措之若建瓴然豈臣昧陋所能有裨於

聖明之萬一哉然敢不陳其狂愚以塞

明詔臣竊惟治國平天下之道有本焉有要焉本者何

東漢遺稿

卷之二

一

東漢遺稿

卷之二

二

道抑豈有出於修身之外者哉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嗣大歷服龍飛虎變御極當天聖作神興

萬物咸觀舜承堯志首行四罪之役武績文謨益隆周召之任屏耳目之玩弛不急之營凡天下之所欲

而未興所病而未除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決月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益光繼述之猷者至矣蓋矣然猶不以聖知自居雖諒陰之中而不廢求賢之典

首進臣等于

廷宣示

陛下陳之以信治平之說夫賢才者政治之具故曰為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言有國之務莫要於此矣古之聖王恭已無為於上而任賢分理於下舜之舉相

命官夏之顧俊尊帝成湯任伊尹而功格于天高宗得傳說而殷邦嘉靖文武之興與邦由哲為周之積

者皆棫樸卷阿之士弼成丕基者皆義德容德之人  
當是之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下逮漢唐宋之君亦  
皆選任賢才以為輔佐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  
興而魏有聲房杜致太平之功姚宋成開元之治韓  
范富歐用於宋而慶曆元祐之治後世稱之雖不足  
以興王而致盛治亦皆能隨時以就功名蓋賢才之  
有益於人國也如此然取人為政必本於修道之仁  
則所以用賢才者豈修身未至者之所能辦哉至於  
風俗者屬世之規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

之德則所以正風俗者亦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  
惟其為治者不知用賢之為要而致意於用賢者又  
未必本於修身是以或見賢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  
能先甚者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於是卑璫韙  
觀者盤據窟穴而不可搖正直高明者遠引高蹈而  
不樂於用否泰消長而國空虛乃徒惴惴於兆民之  
未殖四方之未靖其亦不思之甚矣則臣之所謂其  
要在用賢才者固非徒然也惟其論治者不知風俗  
之為要而留心於風俗者又未必本於修身是以朝  
廷之上是非不白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汚  
灌使民興行百姓昭明而刑措不用遷善敏德而比  
屋可封虞芮之人感禮讓之風江漢游女有士君子  
之行民俗洽時雍之化兆民有阜成之美而三代之  
隆阜乎不可及已自德色誑語之俗興而羸紀以  
自虛浮放曠之習盛而晉俗日壞東漢勛名節之風  
而士之激揚風流者猶足以維持乎世道有宋敦忠  
厚之習而士之正色立朝者亦足以增重於國勢風  
俗保治道之污隆蓋如此然凡升大猷必由於敬典  
陛下之孜孜於賢才切矣首降溫綸即開薦舉之門復精  
選任之政黎獻共臣遠邇不應然明揚之選或未叶

於疇嘗周行之間尚不稱於任使殊未足以上當  
陛下寤寐英豪之心也臣願

陛下修身以任賢文即所謂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有克  
知灼見之明有迪知忱恂之哲則羣賢之進如茅斯  
拔而不致於齟齬前却之患庸邪之退如距斯脫而  
無所幸於姑息容養之私然後翕受敷施隨材器使  
大者贊元經體以亮天工細者居官任職以熙庶績  
能外事者任典戎輶方之責明治體者備拾遺補過  
之官布列中外之間以共圖天下之事則天下國家

東瀛遺稿

卷之一

五

之治可得而成矣

陛下之汲汲<sup>追</sup>於風俗至矣汲重奔競之罰杜偉進之途長寬  
厚之風除苛刻之政天下豐<sup>之</sup>嚮風承德然君子未  
能有於耻小人未盡於革心或未足以仰酬  
陛下敦大成俗之意也臣願

陛下修身以正風俗即所謂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其好惡之端既足以示人之趨嚮而真實之意又有  
以孚人於觀感風俗既成人知所尚將見知恵好義  
不必爵賞刑罰一一加其身而後有所勸戒不待勉

強程督人以致其教而後有所修飾興仁興讓之俗  
臻教成於國之效著則天下國家之治可得而久矣  
夫用賢才以成治功於一時正風俗以綱維治道於  
悠久治平之道誠莫要於此者而一皆本於修身焉  
故身也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榦其所以為取人之則  
教化之端胥此焉出所謂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以此

東瀛遺稿

卷之一

六

於國達之天下以之用賢文以之正風俗治異畢舉

德化風行邁迹往古增光

先烈將唯

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若夫政事之失得民生之利病  
因革<sup>日</sup>之所宜修攘之所切固臣<sup>日</sup>之所欲繢指而條陳

諒亦

陛下之所樂聞而嘉納者然臣竊以為不急其要而泛及  
其他不本於

陛下之身而營之馳騁於事為功利之末則非所以端出

治之本清應物之源正宏綱大紀之所在其何以贊  
陛下玄遠之圖惟新之治哉故臣冒昧輒陳其說如此而

總想烏以修身為勸也雖然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  
心有身之主也故古之事君者惟以格心為務其亦

有以識此矣夫一心之微攻之者衆况乎居至尊之  
位操無不可致之勢則凡聲色臭味游衍驅馳土木

之華貨利之殖雜然並進於前者日新月盛而左右  
便僻之人巧間隙以授意奸者其數非一惟

東瀛遺稿

卷二

七

聖志堅定必不為事物之所動搖私小之所蔽惑然所  
以為此心涵養薰陶之勤維持禁戒之防者其可不  
加之意興有宋大儒程頤常進言於君亦曰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當時以為名言後世猶為至論

陛下當服行政教之始寔自貽哲命之時超然遠覽深惟  
至計念君德之所繫謹氣體之移養妙簡文學之臣  
擇其謹厚醇懿端貞寒諭之士陪侍法從係直殿廬  
以備講讀之員以奉清閒之燕視朝之餘即御便殿

從容延訪切劘治道因時啓沃隨物歲規下至人情

物態稼穡艱難亦得以具之於左右然修身體道之  
實莫要於經治亂安危之迹莫備於史宦令白直其  
說分日進講不限常式而得悉意以開陳無所遮忌  
而得隨事為勸戒至於

祖訓條章

三朝實訓

祖宗之成憲斯在

國家之令典具存常經聽覽庶習舊章則朝夕與居者

東瀛遺稿

卷二

八

莫匪正人洋溢聽聞者無非善道

聖心湛然而無蔽聖德純一而不雜于以坐九重負斧辰  
南面而聽斷紹

列聖之宏撫垂萬世之永聞豈不休哉臣草茅微賤學術

國家之教養承

陛下之登進輒以所學妄有陳論伏望

留神省覽消弭之微或有增於海嶽則足以彰

陛下策士求言之寶意而臣亦不為潤迂無用虛言之矣

上若夫阿意逢迎有所規避以激一命之寵

陛下亦將焉用之哉干犯

天歲無任戰慄恐懼之至臣謹對